

# 731细菌部队

(日) 秋山浩 著

群众出版社

6.

# 七三一細菌部隊

(日) 秋山 浩著  
北京編譯社譯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日) 秋山浩 著  
特殊部队七三一

本书根据日本京都市三一书房

1956年6月版本译出

七三一细菌部队

(日) 秋山浩 著

北京编译社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18千字

1961年12月第1版 1982年8月山西第3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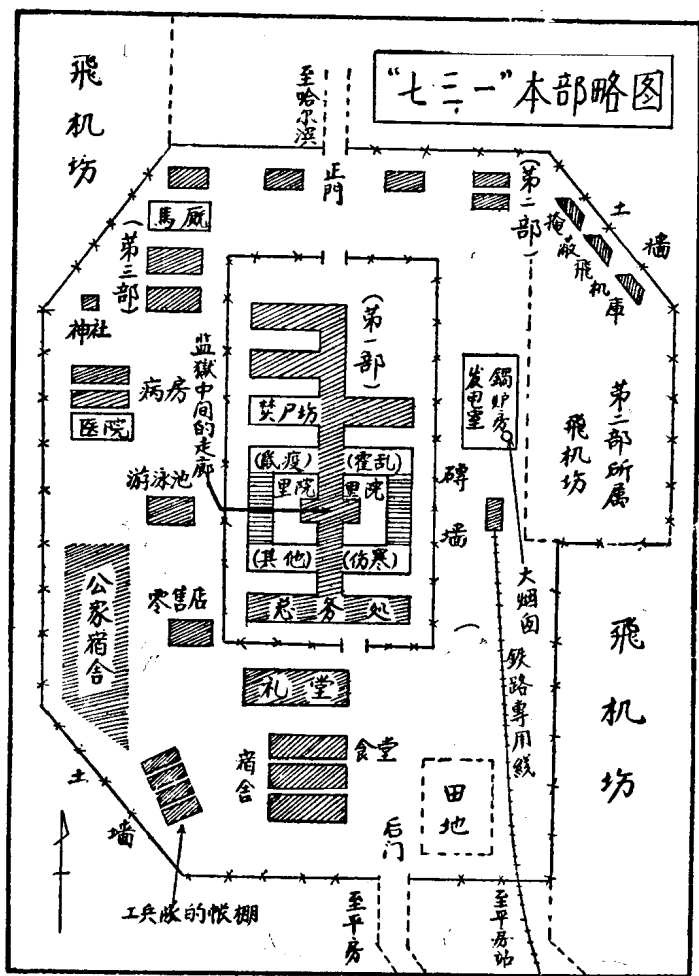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067·86 定价：0.46元

印数：50801—130800册

88906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我国东北进行的细菌战研究的滔天罪行。他们把活人称作“木头”，进行试验，残酷地杀害我国无辜同胞。本书是一个亲身参加过日本进行细菌研究的秘密部队的青年所写的。他所揭发的血淋淋的罪恶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反动本质。



这幅七三一細菌部队本部略图是根据著者的回忆和当时的同事們的談話而繪制的。

## 目 录

一个职别不明的軍佐·····	( 1 )
建筑在曠野里的高樓大厦·····	( 8 )
隐藏在軍事机密里的魔窟·····	( 12 )
老鼠部队·····	( 16 )
一群带着手铐的囚徒·····	( 21 )
大量生产鼠疫菌·····	( 26 )
怀乡泪·····	( 30 )
极端秘密的監獄·····	( 33 )
七三一細菌部队的組織和任务·····	( 36 )
在外国間諜刺探下战慄着的工作人員·····	( 42 )
意外的來客·····	( 48 )
記錄野外实验的档案·····	( 52 )
第一批牺牲者·····	( 56 )
在灵堂里·····	( 59 )
惨! 拿活人当老鼠·····	( 63 )
根据医学常識无法推測的实验·····	( 67 )
毆伤班长事件·····	( 69 )
冰屋子·····	( 71 )
一对青年男女的純洁爱情·····	( 75 )
阴谋破坏班·····	( 78 )
毆伤班长事件的經過·····	( 80 )
被埋沒了的青春·····	( 82 )

可怕的郊遊.....	( 87 )
冲绳淪陷之后.....	( 92 )
部队迁往通化.....	( 94 )
同事被送入隔离病房.....	( 97 )
和明石先生最后一次見面.....	(101)
濱中的潜逃.....	(104)
决定命运的一天.....	(111)
尸体堆成的山在燃燒.....	(115)
不易摧毀的牢獄.....	(120)
扔下朋友.....	(123)
离开了魔窟的廢墟.....	(128)
逃亡的人們.....	(134)
决心拼命的时刻.....	(138)
成群的难民.....	(143)
从千鈞一发的危机中逃出来.....	(147)
严守秘密的宣誓.....	(152)
編后記：关于本书內容的可靠性問題.....	(157)

## 一个职别不明的軍佐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我响应了政府动员学生参军的号召，决定到满洲去。当时的战况是，日本已经丢了马尼刺和硫磺岛，冲绳岛也正处于美军进攻之下。但是，我那时还不过是个中学四年级的学生，因而也就随着当时的风气，相信日本的最后胜利。自从几个同窗学友志愿当了少年航空兵和特别干部候补生离开学校之后，更坚定了我早晚也要从军殉国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我突然被级任老师叫了去，问我有没有到“关东军”去当个少年兵的愿望。

虽然只说明去的地方是满洲，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但那时我早已对大陆抱有无限的憧憬。这也可能是由于受了当时流行的军事书刊和大陆冒险小说等的影响，而更直接的，也许是受了在“满铁”工作的堂兄时常寄来的一些我在梦境里所描绘过的那样的风景明信片，或者是在他偶而回国时所讲的一些鼓动少年好奇心的故事的影响吧。

“我愿意去！”

这样一回答，事情就进行得很快。学校为了叫我去征求父母的同意，命令我马上回家，并叫我在傍晚以前，回校作肯定的答复。



哥哥已經被征去当了兵，很久以来，杳无音信，因此，双亲当然舍不得再叫我离开他們跟前。

父亲虽然无可奈何地說：“你既然要去，那我也没办法，不过……”

可是母亲却以劝阻的口吻說：“反正不久得去当兵，又何必匆匆忙忙去志願参军呢……”

然而，母亲这种担心时局的話，对于已經下了决心的我來說，是怎么也听不进去的。

“反正是得去，早点去，不更能早点晋級嗎？”

这样硬說着，然后很快地又回到了学校。老师在我回答說已經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以后，便把我領到了接待室去。

一个办理招募工作的軍佐正在那儿等候着。

这个自称仲野的人，是个走遍了附近各县中学的委任官待遇的軍事雇員，在一身草綠色衣服的胸前，綴着一排重叠着的白星胸章，肩章上鑲着一道金綫。我用一种羡慕的眼光凝視着他，同时也幻想起自己穿上那样服装的姿态。

“关于你的成績，已經听老师讲过了。我們非常欢迎你这样的青年人來工作。虽然說是学生动員，这也是和軍人具有同等意义的工作，这一点是可以引以自豪的……”

仲野雇員用温和的口气說着，又打听了一下我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等等。但是我想要知道的关于工作性质的問題，他并没作一点具体的說明。然后，交給我三百五十圓所謂置装費，他說：

“不久就会通知你，請随时作好出发的准备吧。”

当天他就走了。

这三百五十圓的置装費，在当时的确是一笔巨款。就是

在我这样孩子的心里，也是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例如，一个邻居的长子，从中学毕业，在村公所工作，每月的工资才三十五圆；一个小学校长，每月的工资也不过是一百圆上下。

“这是怎么回事呀！给那么多钱，究竟叫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呢！”

“没什么，小浩他们可能要做很重要的工作，好好给他准备一下吧！”

“不过，这个年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什么呀！”

母亲一面和邻居说着这样的话，同时掩饰不住她在为这笔巨款感到有些害怕。她也许意识到若是有个万一的时候，这笔钱可能就成了我的恤金了吧。所谓准备，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不用说衣服和皮革制品买不着，就连一些糖果也是无处可买。

四天以后，通知出发日期的明信片来了。

这样一来，平素不太关心孩子事情的父亲却说：“我送你去吧！”

我穿着一身布纹粗糙得像蚊帐一样的草绿色的学生服，外面又穿上了一件钉着竹钮扣的外套，再穿上哥哥穿剩的高腰皮靴。我抛下了一直鹤立在门前呆呆望着我的母亲，在父亲的陪伴下，到达了镇上一家被指定的旅馆。

在那里集合的，连我一共是四个人。一个是同县叫来住野的，两个是邻县的人。

有家属伴送的，除我之外，另一个就是看来好象是很老实的来住野。由于做父母的同样都有舍不得叫孩子离开自己的心情，父亲很快地就和来住野的母亲接谈起来了。

“因为这个孩子从来就没离开过家，实在叫我不放心……，真的，请大家多多关照吧！”

来住野的母亲就这样显出了她那朴实的人品，连对我们也行起礼来了。

“哪儿的话，我的那个孩子也一样。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因为都是同年兵啊。”父亲好象很得意似地用了“同年兵”这几个字，笑着回答说。

“因为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他又是个最小的，为了供他上中学实在费了不少心血……。可是，现在老师再三地动员，我又不能不顺从现在的形势呀！”

来住野的母亲，鬓边已经开始有些斑白了。

我们三个人都以某种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位叙述着自己身世的老母亲。来住野觉察到了这一点，也许是感到青年人特有的羞耻吧，他放低了声音，带着一种责怪而恳求的口吻对他的母亲说：

“快别说这些用不着的话吧！”

过了一会，只剩下了我们这几个人的时候，仲野雇员就用和从前截然不同的口吻对我们说：

“从今天起，你们已经是军佐了。要改变已往的心情，好好干！”

从那里一到了米原的时候，就有中部各县一行的八个人，和一个叫高山的雇员一起，正在月台上等待着。

这时，不凑巧碰上了空袭，一时曾担心是否还能出发，可是因为我们特命的军佐，所以就搭上了运送预科练习生的火车。到了下关以后，就和九州、四国、中国、关东以及关西的人们汇合在一起了。

然而，因为朝鮮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都已經掌握在敌人的手里，所以一連等待了两天，連絡船还是不来。于是，我們这三十几个少年，就在仲野雇員和那个办理关东地区招募工作的大角雇員两个人的指揮下，雇了一只漁船，趁着深夜到达了博多。

从那时候起，我們的情緒开始变得沉悶了。誰都感到我們的行动，带着某些隱密的性质。尽管我們的命运是相同的，但連些和和气气的話，都感到需要迴避，所以，我們互相之間，誰也沒能产生亲热的感情。

当时，九州北部正值櫻花盛开，可是，在博多海岸上聚集着的鬧嚷嚷候船的人們，又誰还有心去賞花呢。

三月十一日的清晨，好容易在那远处的海面上，出現了兩艘白色的輪船。博多海岸沒有碼頭，我們分乘了几只舢板，登上了大船之后，馬上就有人教我們使用救生用具的方法。可是，船一直沒有拔錨的动向，我們只好在不自由的船舱里等候下去。

船上既不許开窗子，又不准到甲板上去。漫漫的长夜过去了，又到了早晨。无聊、不安和飢餓侵襲着我們。每人只吃了茶碗那么大的一小碗飯和一小碗煮咸海带小魚湯，即使老是躺着，也还感到肚子餓。我从旅行袋里掏出了母亲暗地給放进的粘糕。我不能自己吃，便分給了来住野以及周圍的一些同伴們。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喊：

“給我也来一块。肚子餓得实在受不了！”

在远处看見的那个叫林田的走过来。他的說法虽是那么坦率，但却毫不自卑。相反地，一向窩囊的我，倒被他这种

推誠相見的性格吸引住了。

傍晚，在我去廁所的時候，林田從後邊趕來說：

“你給我的那塊粘糕，真好吃極了！”

說完了，就像怕別人看見似的，悄悄地問我說：

“你愛吃甜的不？”

林田的這句突如其來的話，使我莫名其妙。我只回答說：

“嗯，愛吃啊！”

“等到天黑的時候……”

林田只說了這半句話，就走開了。

當天的夜晚，在我睡意朦朧中，林田不聲不響地走過來，把一塊葡萄糖塞到我的嘴里。我吃了一驚，睜開眼睛看見他正朝着我微笑。他那副熱情的笑臉，使我不從內心裡感到無窮的慰借。

從那以後，我們兩個人就變成了親密的朋友。

船停了兩晝夜，在第三天上午十點鐘的光景，突然開動起來了。這次航行，乘敵潛水艇的空隙，僅僅用了五個小時，就突擊到釜山了。

在不明去向的情況下，我們乘上了從釜山開往新京（即長春——譯者）去的快車。順着朝鮮半島，一路北行，一直坐到終點站，在新京下了火車。用了一天的時間參觀了關東軍司令部、新京神社以及几玉公園等等。當夜又乘上火車，向哈爾濱進發了。

籠罩在朝霧里的哈爾濱的風景，使我清楚地感到了異國的情趣。從一些紅磚房子的屋頂上，看到一片影影綽綽的乳白色的樹林子。到處蕩漾着輕盈悅耳的音樂，並且也听到了

小鳥清脆的啾啾聲。

我們出車站走了一會兒，在言林街的一個拐角地方站住了。這是一幢具有日本風味的房屋，尤其是門特別小的磚瓦結構的兩層樓房。

“大概就是這兒吧？”

“也許。”

我們噦噦啞啞地說着。

大家的臉上都流露出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到了目的地的輕鬆愉快的心情。由於睡眠不足，人們已經疲憊不堪了。

待了一會兒，就把我們領到院子裏去了。

一個戴着在金綫旁有一顆星的肩章的軍佐，走過來向我們寒暄着說：

“大家路上辛苦了，在接你們的車子還沒來到以前，領你們去吃飯吧。”

我們不由得互相看了看，心里仿佛都在說：

“呵，還不是這兒呀！”

這里原來是部队的聯絡站。我們走到一家俄國人經營的地下室食堂，一起吃了咖哩飯，我感到這是我離家以後，第一次吃到的一頓像樣的飯。

林田的哥哥是個軍佐，也許就因為這個原故吧，林田對軍佐的職銜、待遇等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告訴我說，剛才領我們來吃飯的那個軍佐，是個委任官，也就是相當於上士以上的職銜。

飯後，又回到那個樓房的院子裏來了。在這里我們每個人都領到了皮大衣、棉皮靴、手槍和軍刀。

聯絡站主任鼓勵我們說：

“現在，你們已經是滿洲第七三一部隊的工作人員了。”

大家的臉上又逐漸地恢復了生氣。在這寒冷的北滿的春天里，冷得直打哆嗦的我們，當場很快地換上了棉皮靴，穿上了暖和的皮大衣。我們有的對着門上玻璃照一照自己的影子，有的拍拍剛剛親近起來的新朋友的肩膀。

## 建築在曠野里的高樓大廈

下午一點多鐘，接我們的軍用卡車來了。因為我們坐的是帶篷車，所以我們的眼睛就好像是被蒙上了似的，既不知往什麼地方走，又不知走的是什麼方向。我只是透過防風玻璃的小圓窗，一晃望見了忠靈塔的塔頂。卡車以驚人的速度，在既沒有車，也沒有人往來的荒野的道上奔馳着。

跑了一點來鐘，卡車突然減低了速度，拐了幾個大彎。

“呵，這可到了！”

幾乎在仲野雇員說這句話的同時，卡車煞住了。

我從車上下來，踏上春光照耀着的大地的时候，就好像剛剛從夢里醒來似的，被那呈現在眼前的景物，晃花了眼睛。這不是因為太陽晃眼，而是由於在這一塊曠野里，並排地修建起使人意想不到的許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

隔着几幢建築物望過去，矗立在中央的那座四方形滿鑲着瓷磚的大樓，是一座一路上不論在大阪、新京和哈爾濱從未見過的那樣大的樓房。它反射着陽光，閃耀着白色的光輝，遮住了半边天。而且在圍着這座大樓的那道磚牆上，還架設

着森严的鉄絲网。我忽然回头一看，就在我們的外边，还有一道架設着鉄絲网的高墙。我明白了，这个营和外界是严格地被隔离了的。

后来听说，这道外墙的周长，約有五公里，仅仅当中的这一座大楼，就有东京丸之内大楼三倍那么大。

讓我們下車的地方，是宿舍前边的操場。

“訓練部长馬上就来讲话，全体集合！”

一个出来接我們的叫小宫的雇員走了过来，一边用很神气似的声調发着号令，一边又像是催促大角雇員赶快整队似的，跑着迎接訓練部长去了。这个长得很精悍的小宫，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心地阴毒，好出風头的人。他不把委任官待遇的仲野雇員放在眼里，而由只不过是普通雇員的这个家伙来发号施令，給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因为还没有規定排队的次序，虽說是整队，我仍然和林田、来住野三个人前后靠在一起。

“真了不起呀！”

有人在赞叹似地自言自語說。大家的眼睛都被这个遮断了視綫的大楼的壮观吸引住了。

尽管还没有听说这是一个干什么的部队，可是，无疑地誰都感到了这是个有点特殊性质的部队。

在中央大楼的东边，有一个可以說是聳入云霄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在大烟囱的那边是一个飞机場。往西边一看，并列着几栋白色的象是医院似的建筑物、仓库和公寓式的宿舍。

“大家看！那个鍋炉房的大烟囱，据說在全滿洲居第二。怎么样，你們都是头一次看見这么大的烟囱吧？”



仲野雇員洋洋得意地在微笑着說。可是，我們听起来，在惊奇之余，心里却蘊藏着一种不安的情緒。

我也被这些鉄絲网的那股阴森气氛給吓住了。惊慌的心里感到有点发抖。到滿洲来游覽似的安閑心情早已消逝，开始郑重地寻思起在这里工作下去的前途来了。

\*       \*       \*

訓練部长是个姓西的中佐軍医。

在他上了讲台的时候，我心里虽然曾期待他能对工作的內容，加以說明，但是，他只是說了些慰問我們一路辛苦，叫我們注意健康和努力工作一类公式化的話。

那天晚上，我們吃了很多在日本被认为是十分珍貴的一些好吃的东西，象猪肉和糕点等等。但，在这个粮食极充足的部队里，那并不算什么特別的东西，只不过是些日常的食品罢了。

次日，部队把我們这批人和跟我們前后入队的一百来个人集合在一起，重新編了班。我們这些人在年齡上虽然一般都不相上下，可是，在文化程度上却参差不齐，有的是中学三年肄业的，有的是中学四年肄业的，也有的是中学毕业的，或者还有小学毕业的。我和林田都盼望着能編在一个班里，站排时就站在一起，可是，結果竟被編到不同的班里去了。林田进了第三班，我进了第四班。一个班有十七、八个人。因为我的班长就是从下关領我們来的那个大角雇員，所以我感到有些放心。可是，林田的班长却是那天給了我們很坏印象的那个姓小宮的雇員。